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儼山外集卷十八至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　瓌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衣書紳

儼山外集卷十八

明 陸深 撰

豫章漫抄一

南昌武寧縣地名常州亥蓋市井之區謂之亥者不知何所取義豈方言耶嶺南謂之虛栁子厚詩綠荷包飯趂虛人是已其義蓋取市會不常多虛日也又古語云市朝滿而夕虛也古詩云日中市朝滿其語多

有所本按虛墟古字通用丘墟或有壟斷之義惟西蜀謂之痎解之者曰如痎疾間而復作也甚無謂北方謂之集聲轉謂之積積豈疾即集之謂耶南方謂之行鎮店南中諸夷謂之場每以卯丑酉日為市故曰兎場牛場雞場豈用亥日為市故謂之亥云

朱宗晦華亭人洪武間知靖安縣志稱其愛民禮士潔已奉公修壇壝興學校治橋道勸農桑綽有政聲

洪武間松江太守黄輅字子威進賢人宣德間蘇州太

守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皆起吏員皆生南昌皆有能

聲

江西通志載豐城朱善備萬洪武初赴廷試第一授翰

林院修撰則備萬當為本朝狀元第一而無録傳焉

實錄所載善洪武初為郡學教授八年被薦除翰林

修撰後陞文淵閣大學士卒與通志微不同按本朝

科第鄉試則以子午卯酉年會試則以辰戌丑未年

因事則移易故進士科有丙甲申其一以太宗渡江

其一以文場火故也太祖以洪武三年庚戌鄉試明年辛亥則吳伯宗為狀元後至十八年開科值乙丑則程以善為狀元一云陳以善登科錄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安子寧登洪武乙丑榜第二名則花綸為狀元今金川玉屑中所載送花狀元應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記載高皇帝夢雙絲墜地時張顯宗狀元及第豈即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亨泰為狀元世傳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其名盖據所刻

登科錄而言其實不然自任以前已有人矣辛未則許觀（備遺錄以為黃觀）今登科錄所載則韓克忠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丁丑則陳安庚辰則胡靖建文之首科也更名廣一云本名廣靖則唱第時所更也

浮梁程尚書瑀記漫吾亭曰夫遠名利之畏途而從事於谿山之勝是舍世閙之桎梏就物外之羈靮不近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其言似有見者

商文毅公輅字弘載仕至尚書大學士自鄉試至廷試皆第一世稱為三元本朝三元者唯文毅一人

泰和尹文和公正言瑣綴錄中所載侶鍾强珍二公以名相諕事固有偶然者因憶余乙丑科内閣試庶吉士以春陰為詩題下註不拘體同年王阜欽佩作歌行為諸老所賞時柴墟儲静夫鑵為太僕少卿過訪欽佩予時在座因索其稿讀之至警句云朱闌十二晝沈沈畫棟泥融燕初乳柴墟擊節歎賞曰絶似温

李子曰本是王韋盖指摩詰蘇州以戲之為之一笑

吉水徐舜和先生穆為翰林侍讀以生朝設席邀諸吉士會飲凡同年會皆序齒若至座主家則門生遜一席舜和嘗考易房時徐子容穆伯潛皆執門生禮舜和以次行酒大聲曰徐穆二生坐於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亦為之一笑

誠意伯劉基嘗丞高安登至元間進士盖重紀至元云

黄恭正統間贑州知府通志備書其律已謙卑莅事勤

慎興學校勸農桑以憂去郡人至今思之吾松江人

由舉人

世間戲戲之具惟奕㦯傳其次則象戲又次則抹牌近

刻打馬圖人少習之又别有七國象棋以為出於温

公㦯未必然亦猶俗云尭以奕誨丹朱也至南史諸

紀傳中却載圍棋在第幾品此尤為可笑古之摴蒱

陸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棋亦不復見矣想諸伎

倆亦自隨時興廢而俚俗者尤為不常元滕玉霄自

敘少時以累棋蠟鳳為戲不知所謂蠟鳳者又何事
耶黄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謂小五出來跋翻
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不如十二似有譜者
此雖無益之事覽之茫然殊以博洽為愧
景時字秀發華亭人宋慶元三年知吉安府龍泉縣水
沴之餘一意拊摩催科不迫修學校建譙樓縣倉嘗曰
吾於龍泉政事無以踰人惟不擾二字始終守之
宋孝宗升祔將復祧廟孫逢吉言太祖造邦與漢高帝

同而未正東向之位當此時宜更定晦庵時為侍講不以為然以為殷周之祖是謂稷契典禮不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興與商周異安得以稷契為比不酌人情而必曰三代人將得而議矣此當以逢吉之言為正逢吉字說之龍泉人

江西大家賴糧經催之人往往設法取價於小户有糧不滿升者索銀至五六錢其名曰小包大呑邑三鄉歳難並捻大家有立户在此一鄉而田畝在彼一鄉

者此鄉遭荒而彼鄉成熟則據戶籍免謂之熟作荒
事相偶類皆弊政也
紅巾賊李明號饒大膽據福安凡十年甲辰鄧國公愈
擒其父子始平之元末兵起皆以紅抹額稱紅巾者
不獨一李明也按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紅巾破
九江閏三月蘄黃沔陽紅巾破江州江州即九江我
太祖高皇帝以是年六月與中山王等二十四人始
起義畧定定遠後戊戌紅巾徐真一下陳友諒始據

江西時改元天啓明年巳亥爲天啓二年四月又改天定五月陳友諒自稱大義元年庚子辛丑年十一月矮陳叅政據太和改稱龍鳯七年明年壬寅二月又作大義三年癸卯大義四年八月友諒敗亡改德壽元年明年甲辰德壽二年仍改稱龍鳯十年明年乙巳又明年丙午至丁未爲吳元年戊申正月初四日我太祖高皇帝改元洪武按癸卯即至正二十三年時明玉珍僣號于蜀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亦稱

紅巾云

江西府州縣皆被帶山谿有田有險其阻深者尤勝大抵賦稅難清盜賊易起則府州官之入銜如前代勸農監押之類皆不可廢而縣令尤急按唐縣七等一曰赤京都所治二曰畿京之旁邑三曰望滿四千户四曰緊三千户以上五曰上千户以上六曰中不滿千户七曰下五百户以下凡注為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與户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

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
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其職守若是宋政和二年詔
縣令以十二事導行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
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積蓄七曰
備水旱八曰戒宰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
曰恤田戶十二曰無妄訟而以勸課農桑總之因考
前代官制漫錄於此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軍判官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叅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者不與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嚕噶齊總管各一員皆兼管内勸農事

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員

推官二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各一員

司獄一員

中萬戸達嚕噶齊正萬戸副萬戸各一員

鎮撫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

千戸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戸三員

百户三十員　彈壓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叅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者不與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州設官

達嚕噶齊知州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事

同知州判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各一員

六齋訓導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縣丞主簿縣尉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嚕噶齊縣尹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縣丞二員　主簿縣尉典史各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一員

陰陽學教授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二員

驛提領一員　鎮市巡檢各一員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外集卷十九

明　陸深　撰

豫章漫抄二

袁州萬載縣西北行百里有慈化寺為普庵道場周里餘甚為宏闊四圍皆山面浸池水如半月有二十四寮僧衆至二三千正殿深十八丈餘後園中有側栢甚奇以三人圍之少弱二尺高二三丈已上分為兩

岐至頂則禿而枝髯如根相傳以為普庵手植乃倒

栽之此難盡信但木末枯枝堅如鐵石風霜所不能

摧折為少異爾然數百年物也又西過青谿喻氏有

一栢栢植谿上絶似慈化但殊小而頂尤尖禿此樹

與江南垂絲檜是一類但栢身栢葉耳

國朝儒臣出翰林者類謚為文惟劉忠愍從其所重陳

莊靖則避其名此李文正公序董文僖集語也按曽

棨謚榮襄金忠謚文忠是翰林亦有不謚文而謚亦

未嘗避名者恨無從質證也

先聖之祥有麟書定世符流傳怪異初不藉是以為輕重其實讖緯之始也若甕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秘書云後有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端門書云趣作法孔氏沒周姬亡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子不滅皆叶韻可讀特其文明白無隱語廋詞如讖緯之艱

濫者疑皆事後好奇者為之爾

嘉靖十二年予以八月廿六日江藩履任九月六日過各道相訪入湖東道未時未盡於東方見月時鄭大叅時夫朱少叅子純共覩而異之十一月二日予出巡湖西是日天氣朗霽晚將至市汊於西方見新月前月乃小盡是月冬至在二十七日大盡所餘三日明年乃閏二月以月驗之則是月該小盡若非推步之誤則躔度之差必居一於此矣予庚寅歲在山西

別記冬至與歲閏亦差一日云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二十日冬至則所餘十日來歲則閏十月小盡則九月如冬至在上旬則數足十二日除之更從一起數焉

廬山天池寺以周顛仙與建我太祖高皇帝御製周顛仙傳甚奇古中載顛仙以手畫地成圈指謂太祖曰打破箇桶做箇桶蓋隱語代革之事桶統也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桶閣憲副尚友閎

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楊維禎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廉夫對以四方平定巾太祖喜令庶人皆得戴之重佳名也商文毅公輅召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以翰林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裕伯為待制衣浼䏶稼為翰林應奉裕伯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冑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時張

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孝不忠之人何益於人國乃上書于中書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稱疾不起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茍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遂入朝裕伯博辯善為辭說上欲命以官屢以故辭至是以為待制

洪武二年三月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陋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陋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狹小拘於凡近則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四年七月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常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

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右三則皆於國史錄出又按洪武三年庚戌應天首
科鄉試召前御史中丞劉基今治書侍御史秦裕伯
為考試官見宋景濂小錄序吾鄉新舊郡縣志載裕
伯事甚畧止具錄手勑故人得傳之今海濱有二秦
氏皆云裕伯後亡交泰丈解先自邗溝來而裕伯嘗
寓揚州或當近之秦盛生鈿家收有裕伯上中書書
草云其閘港住宅即裕伯故居初有勑書樓被燬叩

其始末兩家子弟多不能詳細云裕伯竟不出而不知其嘗為翰林侍讀學士又為待制備顧問又為治書侍御史豈皆非世嫡耶無亦淪落於齊民而忘其先耶按裕伯在元時已有盛名北方文章多出其手今閒見于元文類中當時必有成集以傳俟訪之若吾邑志宜題曰流寓今閘港有裕伯題橋訛而呼為俞伯奇橋云

甲午二月三日宿痾初起春陰欲開擁肩輿度石梁掩

映重湖之間徐孺子蘇雲卿之遺跡歷歷在目波光雲影與胷次相推盪灑然自得

趙善鳴字元默與同年湛元明俱出陳白沙之門三十年前因元明識其人甲午春以南京戶部員外公差過豫章出許司徒函谷所刻論辯爲惠始得盡見一時賢後論學之說予向嘗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爲有語病今諸公併與性即理也一言爲不通之論大抵義理之學要在悅心處如登山然高一步則所

見自別若未至其地而議之何益之有函谷至以太
極圖為周子之真贓實犯比何言與
河源出吐蕃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洳渙散
方可七八十里淖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星是
之謂星宿海云夷言鄂敦諾爾鄂敦星諾爾海也羣
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夷言阿喇勒諾爾也自西
來連屬吞噬迤邐而東行一日程始成川名齊璸河
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伊呼珠與齊璸合又三

四日程有水南來名呼蘭又有水東南來名伊呼珠合流會于齊瓆其流寖大始曰黄河云然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乃為九度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廣六七里又四五日程始連濁土人抱革囊或乘馬過之亦有象舟傅草以濟僅容二人繼是東以兩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

朶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腹至頂積雪常不消山最高即所謂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約計二

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四達之衢是謂哈喇伯勒齊爾崑崙之西人跡簡少多處山南其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狐可一躍過也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黄河又兩日程有水南來名奇爾滿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州隸河州元所置吐蕃宣慰司也又四五日程始至

積石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河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即東勝州也世言黃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葢奇爾滿出及貴德州巴濟拉也

言河源者惟此二說為近因删次元臣潘昂霄所志如此而併記異同之說于左

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行出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洑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闐葱嶺水下流散之沙磧云

唐吐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

山經敦甍之水西流注於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維河源

又曰陽圩之山河出其中

又曰凌門之山河出其中

水經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

穆天子傳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

漢張騫使西域以為能窮河源蓋出於傳聞所云織女支機石者妄也

其言崑崙最妄者云去嵩高五萬里閬風玄圃瑤池華蓋為仙人所居云

西域記稱阿耨達大山即崑崙山

地理志稱崑崙山在臨羌西

吐蕃傳亦稱三山中髙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其言頗是宋人比之饅頭撚尖者或合元柯九思以為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所謂星宿海者更在崑崙之西數千里之外唐史所載河源在紫山之間者亦未盡事實也

凡言程以日記者廣邈之野難以步測計一日之力

約可百里而潘志凖以廣輪馬行廣輪之義未詳謭云推車步豈是與馬之蹄跨開闔停匀馳穩而步疾者猶車行然又謂之答罕步若此馬所行恐不止日百里也潘志又云行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則日又不能百里矣蓋地有險易行有緩急百里者大較也宋景濂治河議亦以日凖百里云蓋自星宿海至積石總計六千七百餘里自九渡河抵崑崙南可三千里而柯九思記云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似亦以百里

程日也

余既刪次河源為圖記復倣經修詞曰河源于星宿海滙為二澤流合三水岐為九度行二千餘里經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又北行二千餘里至于積石

儼山外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外集卷二十

明 陸深 撰

豫章漫抄三

凡門榜題字各有避忌形聲點畫之間吉凶所招亦不可誣也吾鄉縣首舊有高樓四跨以棲更漏皆呼曰鼓樓嘉靖初為颶風所折時莆田鄭洛書啓範作令以綽楔易之予為題百里弦歌四字後啓範召去以

東南壯觀易之自後縣僚俱之清譽而常應文汝實
予同年守德子也至以民事去因憶正德壬申秋予以
翰林編修使淮經吾府時陳威民望為守更新譙樓
榜以壯觀二字同知王卿陝西人也頗有守指題字
忿然謂予曰何名壯觀自我西音乃贓官也相與一
笑予還自饒至富陽陸行過蕭山入紹興拜吏部尚
書海日公王先生于家先生名華字德輝辛丑狀元
新建伯守仁之父予鄉試座主也時廣東梁喬為守

先生陪入郡齋訪之梁適他出先生握予手登越王
臺觀蘭亭石刻還過廳事指所匾妝愛二字笑謂予
曰往年戚編修瀾文湍還謁時守曰此便可撤去我
自下望之乃妝受字也似含譏諷予心以為可對吾
松壯觀蓋一聲一形云今市闌之處人家門值路者
必樹一碑題曰石敢當蓋厭勝之辭諺譏忽畧人有
曰走馬看石碑右取富昨與方伯戴魯溪書出過南
浦驛丞於道偶命曰有使客來自京師者可訪七政

歷得一本丞乃寫漆正錄遍求之相與撫掌曰漆正
錄正堪配右取富蓋亦一聲一形之訛偶書之以資
雅謔
甲午閏二月六日同餞詔使於都司戴陞二方伯與予
並出申時見五色雲在日之上形如翔鳳毛翎簇簇
文彩爛然儼若垂翄回首之象至都司廳事與三司
諸公尚觀之方散明日都司劉永昌自浙移蜀道過
豫章予在浙時同事也一見即問之曰先生夜來曾

覲昴宿否有一星犯之是何星予曰當是金星夜來不曾候之是晚酌于滕王閣天氣清霽星月朗然果是太白犯昴然去之甚速已遠昴六七寸餘矣然光芒尚爛然有氣當是邊事有捷也

朝廷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士大夫必有浴沂風雩之趣然後可以收綱紀文章之

治

永樂四年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

籍者四出講求遺書

太祖高皇帝以壬辰年六月舉義乙未克太平首用陶安至己亥召儒士胡翰戴良等會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庚子夏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遣世子受經癸卯五月置禮賢館以處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意向文儒駸駸乎一統氣象矣先是丙申中山武寧王下鎮江得徐從龍上喜甚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與其妻陳氏偕來上

親至龍灣迎之以入時上居富民陳綵帛家因邀從
龍皆盡言無隱既而上改故元御史臺為府居從龍
於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竹板問答甚
密左右皆不能知未稱為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誕
日上與世子俱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會從
龍子澤死請告還鎮江上出郊握手送之是歲冬從
龍亦病卒年七十餘上聞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
撫其棺哭之命有司營葬賻卹其家諸儒臣中始終

優禮之厚未有過於從龍者也從龍字元之洛陽人
仕元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地鎮江云

揮麈錄載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
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此與馮
道印板之日孰為後先耶

予往歲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鎧作令與小
酌堂後軒是歲閏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横
映粉墻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為奇

格而不知冐雪著花乃實境也

珠光照乘玉價連城似是定論後世文人互用之無礙名理如枚乘云夜光之壁李太白詩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

朱子敘讀詩記有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事之訓一字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巳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

有輕議前人之心此真註釋之例後有作者宜三復焉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詩相傳即貍首之逸頗為近之

元練晦處州麗水縣人松江府學教授

陳寧初名亮茶陵人仕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同賜死洪武二年以兵部尚書出為松江知府嚴酷人呼為

陳烙鐵

九江德安縣布政分司有松當月臺之左合抱餘不甚聳拔而西偏㧊出一枝作偃蓋曲屈盤旋類人力所為遠望之若鵲窠然土人以為有茯苓云甚可愛翫古稱松千年乃偃蓋果然耶聞之葉子竒云松有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再過開先寺道旁長松二百餘株一徑森然若龍起就列大者數圍其細瘦者亦不下徑尺相傳李後主所植亦已五百餘年矣

此皆江西嘉木也

李文達公云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好官風俗如此葢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為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恥於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

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為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或曰殆有甚者今有一人焉求為好人而因失好官者則羣起而非笑之鄙賤之有人先已不好而幸得好官又思為保全之計則凡脅肩諂笑吮癰舐痔之事無所不至衆方稱譽之不曰有才則曰是善處人者今去文達時未百年而已如此後將若何予曰世變則有之若文達之言則宰相之體宜

爾如吾子言不幾於責人太厚乎且夫君子進修之道顧吾自處何如耳豈容留心於贊毁耶因記之以警俗

鄱湖之濵民以巨罾漁乃洞其底以竹籠之設逆箭焉使魚能入而不能出也上施轆轤颺網而覿魚之有無以漸約致魚之初失水也跳躍不已以漸約下至入箭而水始裕而不知死地之近也陷民於罪何以異是故曰法網

有同事同意而措詞各有工拙如唐人云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可謂痛快矣不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為沈著又不如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尤覺深婉予行章江過武陵觀漲頗悟其旨

宋北都時每年上供糧米六百五十萬比之我朝多二百五十萬宋運自江淮入汴頗為近便所稱仰給東南六路不知與今地方廣狹何如耳

今人家池塘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江謂之魚苗或曰魚

秧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於海無別種也蓋江湖交會之間氣候所鍾每歲於三月初旬挹取於水其細如髮養之舟中漸次長成亦有盈縮其利頗廣九江設廠以課之洪武十四年欽差總旗王道兒等至府編簽漁人謂之漤户

餘干新志載至正十二年彭翼起兵湖南遣項普壽取饒州吳塘人吳宏字德廣聚義兵復之後授翼江南行省參知政事至正庚子鄱陽院判于光取饒州鄧

愈撫之遂通款太祖討友諒舟次康山幸宏營升堂拜母盡歡而罷遂以宏代愈守饒州鄱陽陳璜珮之貳守吾松嘗謂予言宏奉母最孝太祖自池州來過宏拜其母即奉歸金陵曰猶吾母也宏戀其母遂以城降以為太祖用兵多奇謀類此新志雖載拜母事乃在于光取饒州後珮之言當有據又云饒州城亦宏所築時被攻圍宏一夜先毀其家磚甓石砌為倡各家效之不日而就此當是與元左丞老老復饒州

時事耶漫記之以備叅考彭翼即所謂妖彭者十八

年為友諒所殺

儼山外集卷二十

儼山外集卷二十一

明　陸深　撰

豫章漫抄四

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春秋人秦而書錄穆誓雖百世可知固聖人餘事而其持論有多少和平氣象

宋亡多忠節論者以為養士之報當時文山生於吉疊山生於信而草廬生於撫文謝死而吳仕魯齋在懷

盂而容城在保定魯齋之赴召也實過靜修而一出
一處至今議者恕魯齋而責備草廬以草廬嘗登宋
科第故耳生也以濟時死也以明道是義果何如耶
不然則靜修為中行矣而竟不與於斯文也昔夷齊
微箕孔子均謂之仁人豈道無定在死生仕隱之間
不足以盡之耶鄭思肖居杭終身不肯北向坐見北
人則峻避之謝翱居越著西臺慟哭記惟子昂以宗
姓居湖去登膴仕推封三代至親刻石以表之曰臣

幸以膚敏受知列聖荷國厚恩世世子孫不能忘也

此與黍離麥秀之歌玉馬洪範之事又何如耶每致

疑其間而未釋及讀道園集有曰為臣之道一也無

古今異代之間則邪謡甚矣伯生於是乎失言

元至正初史館遣屬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有

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其家貲徧遊江南四五年間得

書三十萬卷遡峽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江南號

稱文獻故邦予來訪之藏書甚少間有一二往往新

自北方載至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為彼善若吾吳中則有羣襲有精美者矣

楊文公億登干越亭歎曰長洲茅屋曲水漁罾樓閣參差峯巒遠近或白雲或返照或殘雪在樹或微雨霽晴朝暮掩映誠絶境也予自饒城陸行南至餘干良田流水平林遠山觸目藹藹干越亭久廢今為學宮下臨琵琶洲朱子注楚詞之地溪水自玉山來者匯在十里外宛有退避之意文公品題要為實錄

虞文靖公跋趙子昂所書陰符經為李筌偽書與余意合惟友人穆玄菴孔暉以為此決古書也每論之便擊節不置以為褚河南嘗奉勑書其來已久然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此文靖之所以歎也

滕王閣扁吳傅朋書虞文靖公猶及見之稱其深穩端潤令閣既易地而扁不知所向往矣南昌惟鐵柱宫扁最佳豈亦傅朋所書耶字學一藝雖非六藝所急

漸以廢亡而惡札徧布為之三歎

李璋濟寧鉅野縣人元上海縣尹嘗刻九經四書送孔林

永樂十年壬辰科進士得除僉事吾鄉黃汝申翰江西是也當時有數人同除胡若思先生各題詩送之曾鼎饒安張思安皆陜西顏巽陳琦皆江西陳賞廣東錢述浙江徐則寧福建今由進士有十年不得此官者昨壬辰科及第之二人孔天胤以王親例除僉事

提學河南昨以歲貢非人遞降壽州知州

甲午十月四日舟過安仁偶讀書坊宋學士文集諸跋

語有云區區富貴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

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不覺感歎

宋景濂先生在元時著述每書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銜嘗以危太樸承旨薦授

松雪翁妙解音律自言至老不能琴而松雪之號復有

取於古琴名何耶

五日未至弋陽二十里已過鼀峯溪下時新月在未位木星入之項刻遂出西行是日月躔牛二十度木星尚在初度七日方交一度當是太陰亢疾所致又明日過鉛山見貲少師鵝湖首問及此彼以為星與月相去才五度云

木各有土宜予行清化見柿樹衢州之橘田皆異他產饒信之間桕亦異冬初葉落結子放蠟每顆作十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多在野

水亂石之間遠近成林眞可畫也

吾鄉諺云斤九蘁用以目時人之猜慧者不知所本弋陽德興産梨頗大有至一斤九兩者土人謂之斤九梨蓋最其類之大者言之猶芋言魁也

浮梁谿山昔人謂爲一省之冠饒以饒名亦猶景德之陶馬信佳境也十月十六夜宿公館二更時大雷雨聲甚震撼是月二十二日巳屬大雪矣乃有此異

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姑蘇石林字少藴官至宰執

貴溪石林則南渡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令性理大全所引用石林葉氏次名西山真氏之後者非少緼也

瓜見於詩經比也秦故東陵瓜美始以味稱昔人謂之瓜果又謂之苶瓜蓋以之實籩而饗客矣至于今不廢廣志云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故燉煌郡有瓜州云廬江今廬州南康九江之地亦名廬江云余伏暑時至南康食瓜殊不佳蓋西瓜也五

代史載胡嶠為蕭翰掌書記嘗隨翰至遼契丹破回紇因得西瓜如中國冬瓜而味甘近世葉子奇又謂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西瓜豈誤以契丹作元耶由是言之則先時所稱瓜者自是中國之瓜而今所味啖者乃西瓜爾省城產瓜尤不佳土人惟利其子以剝仁故江西瓜仁至充贈遺為名品云按神仙傳記青登瓜大如三斗魁玄表丹裏呈素含紅似今之西瓜矣豈可謂古所無耶彼交梨火棗之難以盡信可

也若魏劉禎瓜賦所云藍皮密理素肌丹瓤者此何
物也豈本一物而西種特嘉故得名爾陸士衡又謂
其種族類數則有栝樓定桃黃𤬪白傳金叉密筩小
青大班玄骭素捥貍首虎蹯按栝樓本草所載今之
苦瓜也惟以入藥嵇含雲芝水芝土芝三品則皆甘
瓜也張載又稱羊骹虎掌桂枝密筩而廣志又載魚
瓜羊核瓜女臂瓜此數種豈同産而異名與惟月令
所載王瓜生今類已園中早熟條瓜有刺者呼之鬪

尚友謂予云此非也王瓜本生土中俗稱土豆者是已張秋崖又云非土豆王瓜生如瓜形而小亦有二種前代稱瓜者亦未之及一說匏瓜亦非瓜也乃星名今中國之瓜凡圓者總名菜瓜止以充蔬傳曰田中有瓜淹之以為葅者是已小而白色者曰銀瓜色黃者曰金瓜二種香色味皆美條而斑者曰生瓜亦曰筲瓜微小而色黃者曰黃瓜晚熟者曰秋黃瓜架而垂生至尺餘者曰絲瓜别有並蒂生者曰嘉瓜則

不常産有花類海棠而實大如桃者曰木瓜詩曰投我以木瓜是閩中復有一種土生如葛曰土瓜味尤甘美南人亦以充果

都少鄉玄敬南壕先生嘗云家有宋抄京房易經傳許借未償比於鄱陽余少宰子積家錄之於易無所發明蓋自成一家言卦分世應起星氣算位即今世錢卜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文理微密比太玄頗為易簡云

元世祖分明有帝王之度但病在好利故阿哈瑪特僧格盧世榮之徒易為遇合雖敗而不悔丘處機能燒金佐國費世祖尤寵遇之其尊禮西僧本於劉秉中國祚之言大抵亦利心也其後子孫卒以滛於西僧之術而失天下帝王豈宜示人以意向哉古語有言為名與為利特清濁之間耳

鐵柱宫在江西省城東南隅宫之東南隅方丈甃池作石闌檻鐵柱在焉相傳為許旌陽治蛟之物甲午冬

初予與同僚偶往俯觀焉微露其端乃石爾非鐵也
亦不作柱形豈厭勝所為與

甲午十一月廿一日雪中舟行塘栖與張秋崖談元末
事秋崖口誦一詩云金陵使者過江來漠漠風烟一
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無處不周回莫言率土
皆王化且喜江南有俊才歸去丁寧頻囑付春風先
到鳳凰臺此順帝詩贈我太祖者漫記於此

右丞相特穆爾達實曰處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

處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順帝時徵處士杜本等不至授以官故云

阿嚕圖為相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可用阿嚕圖曰選儈子耶若選儈子須用强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强壯者為

學士巎巎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

元順帝之失天下也此三人者皆有大臣之度而不救

於亂亡豈未能任用耶

王景彰懷遠縣人名見潛溪遊荆塗二山記即建文時學士也

太祖一日用舟師至江上適柁壞江東廟有樹可為材將取之禱于神降之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太祖神之遂不伐其樹祝之曰使我有天下當新其廟宇後乃興建巨麗故金陵江東廟遂著名云

儼山外集卷二十一

儼山外集卷二十二

明　陸深　撰

中和堂隨筆上

輟耕錄第十五卷内一則載寒號蟲云出五臺山今保定地方山中亦有之當嚴寒脱毛之時夜間鳴聲曰凍殺我凍殺我天明壘个窩至天暖時毛羽已成乃鳴曰得過且過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余問其土人

果然嘗舉以為懶惰之比

陸機赴洛船裝甚盛為戴淵所掠及在洛乃云有屋三

間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史書若此矛盾與

岳正季方近世奇偉不羈之士其言曰賢者自處淡然

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嘗汲汲以

求之不我用馬雖老於耕釣不悔也夷考其平生正

未能然耳豈其閱世後所見如此信乎人不可以不

處患難也

韓退之自視不下李杜况以退之之所長槩李杜之所短亦宜有緩急小大之倫觀其調張籍一篇則所以推崇衛護者不遺心力非獨古人德厚無娟嫉傾擠之習亦其學力足以深知李杜之所到與

文有事同而鑄詞優劣敻異者史記曰渭水盡赤漢書曰流血丹野

漢靈中平元年郎中張鈞因張角之亂上書以為宜斬十常侍頭懸南郊以謝百姓帝怒曰十常侍固當有

一人善者否是雖漢綱既頽不可再振而靈帝柔懦無復快意之舉若此度之於理亦豈能必然此進諫之所以貴漸而鈞之自致於殺身也悲夫

原道所論老佛孔子處以為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按孔老同時說家所記問禮猶龍之類是已佛則遠在數十萬里之外至後漢時方有指名其謂嘗師云爾不知何所依據耶想齊梁之閒佛學盛行必有一種文字漫諕推附不可窮詰故退之闢之

如此

武王伐紂伯夷非之天下不非伯夷而亦是武王世無兩可之説而有各自致之道武王非有利天下之心也伯夷叔齊非有利武王之心也是故惟伯夷能諫武王而武王能受伯夷之諫而自致

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將以任天下之事也則因事以量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

於宰相志於爵禄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禄私於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禄不足以應之天下安得而治

予嘗欲節取韓文自為一編以附諸子之後吾鄉曹安先生云韓退之嘗取已文二十六篇為韓子則韓公亦已自有斯志特未知二十六篇今是何等文耶

詩人多以一聯一句得名傳世甚以一字不朽者有之宋陸放翁游斂於作詩自吟曰八十年來萬首詩今劍南藁所存誠富矣可以傳不朽者恐亦無幾五代

王仁裕平生作詩亦萬餘首集為百卷號西江集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不羈年二十五始就學年七十七卒贈太子少師性曉音律石晉初定雅樂奏於永福殿仁裕聞之曰黄鍾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鬬於昇龍門外嘗夢剖腹以西江水滌之覩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因以西江名集云集今人間希有萬首之中豈無春草澄江之句黄鶴樓之一篇耶詩殆未易以多寡論

也

西漢風俗最近古但其趨勢附炎雖士大夫公為之顧不如後世者特甚觀之田竇霍衛與翟公之門殊可致憾雖有灌夫任安輩稍足以激俗然過於黨矣後来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又何怪乎其所由來非一日矣

世本敘黃帝以來祖姓所出史遷所從取以作史記者隋經籍志謂漢初得其書蓋出於秦焚之後宋洪景

盧謂其書今亡不知於何時亡耶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其意以為為善雖無近名然善不可不為為惡雖無近刑然惡不可為或曰無以近名為善無以近刑而不為惡二說為得老氏之旨

筆談諸書所記張元吳昊事謂趙元昊之為宋患二人為之主謀至謂范文正公遣急騎追之不及予意元昊自是黠虜因二人而知中國事機則有之謂元昊

之事盡由二人恐或未然也好事者欲以激邊帥之
待士耳按當時張元吳昊與姚嗣宗俱關中人以氣
俠相友善嗣宗題詩空同山寺云南粤干戈未息肩
五原金鼓又轟天空同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
眠又云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大開雙白眼只見
一青天元有雪詩云五丁仗劍抉雲霓直取銀河下
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昊有鸚鵡
詩云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别人家皆麤豪負

氣之士而嗣宗聽松春眠之句頗為蘊藉後嗣宗遂入范公幕府不甚見勲業彼二人者獨能震蕩一時耶

乘舟之詩為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之妻也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併命按宣公以魯隱四年十

一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生壽又生朔朔已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越境非數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間消破此事不得常舉以問穆檢討伯潛伯潛以為宣公淫烝之事當在未即位之前果然則夷姜生伋子時其父尚在不應遂認為已子終未得其說耳

士之遇不遇信乎有命也漢武時有白首爲郎者問之曰昔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貌而臣貌醜今皇帝好少而臣已老盧照鄰亦自謂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黄老后封嵩山聘賢士已廢豈非命哉

詩三百篇聖人悉被之弦歌蓋樂章也其所删者非獨以其詞而已今詩中有三章而詞意無大相遠者如螽斯樛木之類蓋樂之三成猶今之三閡三疊是已

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筦

曰小雅筦有鐘曰頌鐘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爲

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爾後人失之聲而獨以名

義求者非詩之全體也

寒煖氣也寒屬天煖屬地西北高近天故多寒東南卑

入地故恒煖大抵近天氣轉旋極急極寒道家謂之

罡風莊生謂之羊角風

天陽也其氣寒地陰也其氣煖煖中得寒則成故萬寶

告成皆在寒涼之候寒中得煖則施為雨雪是也

陰陽和而雨澤降和者兩交之謂地氣上升天氣下降交於其中則雨天氣健故降速地氣重故升遲是故雲雨去地不遠若地氣升而天氣不下接則散而為風天氣降而地氣不上承則雨而為霾

霜本露所為蓋水土輕清之氣上騰而薄天之氣則結而下降故有嚴霜必有烈日其氣清明也南方有厚霜若花者土人謂之毛頭霜是日立雨蓋氣升而上

逢和氣則不能結而聿墜雪霰亦然山極高處無霜露水土之氣微故也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筭吉凶而必歸重於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夘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日干最為重蓋日躔於子宫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雖小道亦嘗窺測陰陽之際者

火炎上水潤下金從革木曲直土稼穡此五行之中氣也凡過則為害而金火尤甚五星惟熒惑太白出必為禍而木則謂之福德土則謂之鎮星所至必有福焉

三皇五帝之法後世所存者無幾秦始皇極不道而其所為後世有不能改者三事稱皇帝一也郡縣二也長城三也

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乃居上耳此汲黯語也長孺

在漢廷號不學何其言之悲壯明快若是萬世而下讀者如新韓退之一生用力於文章求如漢人此語者無之崔編修銑子鍾亟以予言為然

陸務觀有言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富麗後世莫及蓋指温庭筠而下云然長短句始於李太白菩薩蠻等作蓋後世倚聲塡詞之祖大抵事之始者後必難過豈氣運然耶故左氏莊列之後而文章莫及屈原宋玉之後而騷賦莫及

李斯程邈之後而篆隷莫及李陵蘇武之後而五言莫及司馬遷班固之後而史書莫及鍾繇王羲之之後而楷法莫及沈佺期宋之問之後而律詩莫及宋人之小詞元人已不及元人之曲調百餘年來亦未有能及之者但不知今世之所作後來亦有不能及者果何事耶

東坡小詞山谷亦謂其於音律小不諧亡友徐昌穀禎卿嘗為予道東坡一日顧一優人解音者問之曰我

詞何如柳耆卿荅曰相公詞須用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柳學士詞却用十七八女兒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為之一笑胡致堂之論則曰詞曲至於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堂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皁隸而柳耆卿為輿臺矣然世必有知言者

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故

翰故杜林倉頡故曰徵者如左氏徵鐸氏徵張氏徵

虞卿徵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之類魏晉

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詩總聞聞音曰音韻聞

訓曰字義聞章曰分段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

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聞物曰鳥獸草木器物聞

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共十聞每篇為總

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

得其書而讀之也戊戌歲借録於李文選開先其書頗與朱傳不合亦多前人所未發

云

正德乙亥六月一日未時龍下東南隅自雲中接地玄雲一縷中蜿蜒須臾雲盡散騰驤於虛中望之可縛冉冉而墜已而一龍下少南若初烟霧中雙垂疑若兩龍然雲亦盡散而墜頃間復自下從薄雲而升余居海濵四歲數見龍未有若斯之奇者也是日北蔡民項昺家為龍火燒焚壓死者凡七人亦龍災也

劉瑾弄國日納賂其門者謂萬為方千為干宋時以萬

為力千為撇至今尚有謂千為撇頭者俚語亦有從

來哉

洪武二十三年福建布政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

史初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

三書先成進之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

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别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

而已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謚則文

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土匠陶是也蓋别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之類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儼山外集卷二十二

儼山外集卷二十三

明 陸深 撰

中和堂隨筆下

昔人收蓄蘭亭多至三百餘匣當時好事其盛若此今何寥寥耶間有流傳摧泐之餘考其工拙往往俱有可喜語云蘭亭無下本信哉吾松舊有數刻家往時搜得一石於郡齋及承乏國子復得一石於載道所

合為一帙充匣藏一種夫金珠犀玉之珍雖號一時精絶安知後出者不愈勝耶惟是懐易嗜寡之物好古之士宜以日惜之可也

儒先謂月中山河之影雹為光於同雲之際皆非也陰精之融而未盡者月也陽光之迸而成形者雹也故日中之烏亦陽精之融而未盡者也故日月物也非神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幸也使北方

無情農有此馬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畧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吳淵頴立夫所著有樂府類編辨次其時代又有楚漢正聲專取宋玉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四家之作惜未見其全書

每歲濵海之地至秋間輙有颶風挾雨推潮而上謂之風潮然不常作作輒損秋田木綿豆尤甚余今年四十有六凡經幾次惟今嘉靖元年七月廿五日尤異

余所居小樓頗堅亦動搖不已其尤異者則北風挾雨擁入北窻如注雨皆自下而上飛灑屋梁先壠新建兩石亭皆摧倒予夫婦相對而泣兩年精力一旦盡矣自餘各處小房屋頹塌數十間皆可不問惟壓死一小兒夫水逆行謂之洚水若茲雨者不亦可謂之洚雨乎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載熊天慵先生朋來文深所推與余近見其鐘鼎篆韻序文尤博雅朋來墓誌見虞文

靖集

王源字啓澤別號葦菴永樂甲申進士福建漳州龍巖縣人為松江同知奏免逋租數十萬見金寔文集

洪武三年庚戌徐士全榜見蘇志十八年乙丑景清榜

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客軍吏賓客所該尤廣凡游説探諜之人皆是此雲中鴈門尤要策也宋田錫謂厚賜將帥使之賞用足充供億若在今日能使將帥不刻減軍士抑亦可矣

龍鳳十二年實為丙午丁未為吳元年

葉宗行松江上海人永樂間以言事稱旨擢知錢塘縣清白自將均徭役簡詞訟民甚親之卒於官浙江按察使周新自為文祭之曰惟錢塘之山水與公萬古同清

宋宰相王淮字季海本朝黃閣老淮字宗豫皆溫州人元大德間有王淮字玉淵博學美容儀嘗受業於石塘胡先生大德間授瀏陽州教授歷松江路判官處

州人

陳迪字景道少倜儻有志操領洪武乙卯鄉薦辟郡學訓導嘗為郡撰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除翰林編修進侍講預修大典擢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再遷雲南左布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擊破之捷聞有白金綵幣之賜召入為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朝廷因災求言迪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子少保辭不受靖難

師起廸與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書陳論大計事敗文廟召廸等責問廸抗辭不屈遂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日伏誅子孫俱盡廸既刑人於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俟來保者拾其遺骸以歸是時宗姍悉戍邊徼洪熈改元始詔釋之同時有俞逢辰者字彦章永陽西鎮人洪武初選充燕府伴讀靖難師起

嘗以力諫被誅先是逢辰寓書其家示以必死至是果然子得之王給諫蓋云

葉春字景陽海鹽人由吏員仕至刑部右侍郎

唐以雄緊望三等分别内郡縣以上中下三等分别外郡縣

馮益字損之慈谿人永樂九年鄉試舉人蔵有時名水東日記載其以人才薦内閣試記里鼓賦曳白而出以為無實後以館於曹欽家與謀逆伏誅嘗為隴西

教諭近見清道觀天開圖畫記文亦時作

孫權有舸名馳馬曹真有騎曰驚帆正堪作對

唐庚子西眉州人及登東坡之門予在蜀時欲為刻其文而未成詩刻在綿州亦嘗為補亡數首近見次强幼安冬日旅舍五言云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杯頻桂玉黄金盡風埃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又次留别七言云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鴛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叙舊好詩作

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纍纍塚卧麟力請宮祠如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濵其文筆尤勝嘗云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最尊史記而不取漢書當是為新唐書發憤之過也又謂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往往舍難而趨易故文章罕工此論亦當

王文恪公筆記稱王行止仲才敏蘇志傳在文章止仲嘗識姚少師廣孝於未遇中皆圖王斷伯之人然止仲死於藍黨豈其學術所遭有幸不幸哉

曹子建號繡虎王仲宣泥下潜蛙鄧艾伏鸞陸雲隱鵠皆喻其文也見玉箱雜記

隋煬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辭訖大業共五千卷為一部今所存者無幾

天文分野角亢氐屬鄭兖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一度東平入氐七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房心屬宋豫州頴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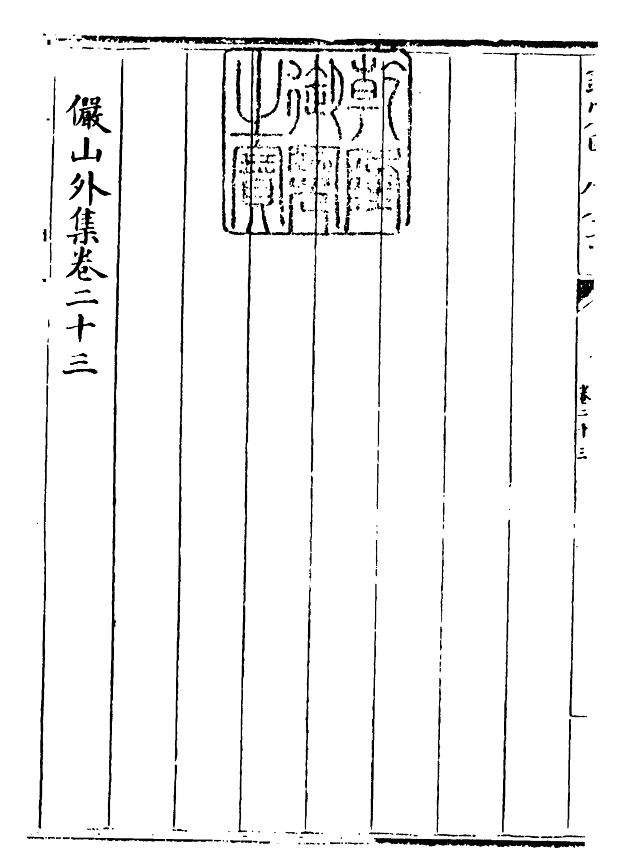
房五度泝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尾箕屬燕幽州涼州入箕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斗牽牛須女屬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

度虛危屬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州入危十四度營室東壁屬衛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燉煌入東壁八度奎婁胃屬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琊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一

度昴畢屬趙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度恒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八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觜參屬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嶲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為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蜀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輿鬼屬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

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鬼二度柳七星張屬周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内入張九度翼軫屬楚荆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此二十八宿分屬十有二州星家相傳若此余每求其說而難通夫天常運而不息地一成而無變以至動求合至靜未易以齊此其難通

者一也若以為形象所主必有相當氣類之應乃出自然不應各有入度之限況天之一度當地之二千九百餘里則天大而地小尤礙脗合此其難通者二也且以輿地言之閩粤廣交通謂之揚州實當中國之半而分星所屬止此此又地廣而天狹矣此其難通者三也姑記所疑以俟深明此學者辨焉



儼山外集卷二十三